

红河哈尼族民间舞蹈实践教学舞蹈身体语言的功能转换刍议

万永强

河南省洛阳市洛阳师范学院

DOI:10.12238/er.v4i8.4157

[摘要] 哈尼族民间舞蹈研究,在其理论文本和实践教学操作上,近些年,呈日趋兴盛之势。自国家领导人在全国文艺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之后,对于哈尼族民间舞蹈艺术的发展更是有推波助澜之势。在理论上,笔者将从舞蹈身体语言学的概念和舞蹈学的理论角度出发,试图用语言学中能指与所指这一对概念通过实践教学研究的方法及手段,去演绎这一对名词转变成文化意义的符号这一过程。

[关键词] 舞蹈身体语言; 功能转换; 探索教学

中图分类号: G5 **文献标识码:** A

On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Dance Body Language in the Practice Dance Teaching of Honghe Hani Folk

WAN Yongqiang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Hani folk dan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in its theoretical text and practical teaching operation. Sinc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delivered an important speech at the National Symposi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Hani folk dance art. Theoretically, from the concept of dance body linguistics and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dance, the author tries to deduce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of this pair of nouns into symbols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 by using the concepts of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in linguistics through practical teaching research methods and means.

[Key words] dance body language;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exploration teaching

引言

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区为例,其民间舞蹈艺术整理与创作方兴未艾;近些年,在全国性的公开比赛及展演的舞台上,以哈尼族民间舞蹈为题材的剧目出现不少:《棕扇与白鹇鸟》、《田棚细雨》、《山之子》、《牛铃》等作品;2015年红河州推出全国首部讲述哈尼族迁徙史的舞剧《诺玛阿美》,先后获得国家艺术基金支持,在昆明、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巡演,并参加上海国际舞蹈艺术节,中国艺术节,中国文华奖的角逐。

1 红河哈尼族舞蹈身体语言——能指与所指

“能指”,这一名词进入舞蹈之后,由舞蹈身体语言学的接引,而产生的红河哈尼族民间舞蹈的姿态、动作;哈尼族民间舞蹈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生活

方式、不一样的文化背景、独特的地域特征及不同的风土人情这些关系和差异,从而确立了其自身独特的身体语言形象与心理的不同印记。对于祛病禳灾、祈福纳祥的铓鼓舞,送葬之用的扇子舞,祭祀言说表达的棕扇舞等等,在舞蹈身体语言的能指传递上,进入规训形态,透过身体的再表达,完成舞蹈身体语言功能转换,这里的转换把舞蹈身体语言(原生态)从最初元语言的信息传递进入到了语言审美阶段(即所指)。当舞蹈由简明的身体语言状态进入复杂的艺术语言状态身体修辞后视觉的能指与知觉的所指关系容易变得难以捉摸了,或者说其阐述的空间变得非常广阔。如巴尔特所述:语言学与符号学立足于不同的意义结构形态,其意义在于建立一种符号学的“整体联想”基础上的能指、所指共同走向

符号的过程。这亦是本次研究的最后成果:旨在形成红河哈尼族民间舞蹈在课堂教学中自身的舞蹈身体语言符号(即论文框架中提及到的“祈”“生”“爱”等具有哈尼族语篇的“符号性组合”)。哈尼族民间舞蹈身体语言的动作能指已经先期存在,碗舞的相互磕击在民间的身体语言能指是:民间为庆贺新生命而舞,亦只有在哈尼族的语篇中“碗”才能为“新生”而舞,这与在大理南涧跳菜语篇中的“碗舞”能指是不会在一个语境下进行叙事的^[2]。

2 红河哈尼族舞蹈身体语言的功能转换

功能的转换,当“能指”与“所指”一对儿“新人”从交谈(语言学)转换成“语言交往”(符号学)后,就进入了社会和文化层面,也就是从微观的单一肢体

表达走向了宏观的舞蹈文化研究,于是相应的就有了第二级指示,罗兰·巴尔特术语中将表达社会和文化意义称为“神话”。该“神话”具有“二级指示行为”^[1],二级指示行为的相互维系构成的符号的意义表达,才有了《天鹅之死》中第一级语言的“翅膀煽动”和第二级神话的“死亡”母题的艺术地合二为一。由此,哈尼族民间舞蹈由田间地头进入到“职业化”的课堂之上,进行舞蹈身体语言语表达诉说时,其自身的模糊性使其修辞比语言有更大的弹性,其话语空间会更宽^[2]。

3 创作经验、构思概述由此延伸的艺术创作思考

该选题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与表演研究方向基础上,从田野中的舞蹈身体语言的能指走向“职业化”民间舞的排练教室,二者在相互作用转换过程实践教学发生的“功能转换”反应,进行从理论到实践教学上的交叉研究,寄希能完成哈尼族民间舞蹈的当代“功能的转换”第一步,在论文撰写前期,笔者从实践教学到理论及田野调查有了一定的基础积累,经过多年的哈尼族民间舞蹈的学习和研究生期间导师的指导,初步形成了红河哈尼族民间舞蹈的原生形态到课堂规训形态的研究思路与实践教学构架,对后续完成哈尼族民间舞蹈身体语言在实践教学上进行“语篇”组合的方案设计提供了基础保障。对于原生形态的研究将从资料收集和田野调查上着手,进行收集和整理,将由传统的组合教学模式中的“单个”发展组合到形成组合与组合之间有联结性的关系,使舞蹈身体语言从能指转换到所指进行一个实践教学上的呈现,形成一个哈尼族民间舞蹈自身的语篇。换言之,如何形成

高校专业舞蹈艺术实践教学研究中独有的“舞台”文本(这里的舞台不是狭义的剧场舞台)?课堂教学还能怎么教?怎么学?由此进行一次多样性的探索。藏、蒙、维、朝、傣的纯舞动作能指已成系统,下一步的构建活动就是形成自己的语篇,没有语篇的语言锻造是无意义的。因此本次研究功能转换后的产物即是在这一探索后的成果呈现。前面就创作经验和构思进行了一二概述,即依照这二者进行了本次研究的前两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至此,谈及由此延伸的艺术创作思考,笔者的理解即是,本次研究过程中及完成后还存在的一些值得思辨的问题:该研究于课堂教学而言其价值在哪?所呈现的效果能否与文本描述高度吻合?论证来源是否合理且具有说服力?研究成果的血统是否被承认和接受等等。任何文学研究不可能做到穷尽一切资源,对笔者而言,本次研究思考较多的是,哈尼族作为云南特殊民族之一(其特殊性在于:云南独有,跨境,没有自身文字),在其进入中国民间舞蹈职业化的道路上,目前尚处起步阶段,其受众面还是小众的,甚至于在高校专业舞蹈艺术教育中,它还是相对陌生的所在,在如此众多的思考面前,本次研究立足于自身专业研究方向——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与表演方向^[3]。

4 结论

结合专业及相关理论,直观需要面对的问题和思考大致分三类:一,形式表现,相较现有的纯舞“元素”教学训练法,对于舞蹈身体语言的字、词、句的单一“锻造”,本次研究的成果展现形式试图让这一纯舞肢体语言能指向所指过渡,让民间舞课堂转换成一个具有一定舞台文本所指展现的民间舞蹈“课堂舞台”,

让课堂话语变成“有意味形式”的语篇,在一定的语境下进行传递教学,让教学与表演皆能受到关照,使得原本只能通过教师语言的表达才能描述的民间舞蹈场景语境转换成能让学生自行演绎的实践教学身体语言语境。二,艺术呈现上,内容、情感、整体语境的表达与塑造,这里考究舞台文本,是相去甚远的创造还是更接近尘埃的整理再造,分水岭的划定没有太多参考,只能从语境、语义、语形、语言、语篇和语用中去悬谈哈尼族民间舞蹈在“跳什么”。三、文化承载上,相比文字的被动吸收,尝试让文化透过舞台文本的表达主动进入学习者或演绎者的“无意识中”,这里,舞台文本所承载的信息就需要慎重考虑和把握,既是原生形态的文本又要兼顾到舞台文本的需要。其中的把握度,需要一定量的相关理论支持和可靠的信息来源。以上三者,是现研究阶段笔者需要面临和思考的首要问题,在这之后的问题还有许多需要去思辨,本次研究亦是笔者在研究生阶段至今,通过多年的学习和思考以及和研究导师的指导下的一个初步探索性研究,后续的阶段性实践教学探索 and 理论分析还将继续进行。

[参考文献]

[1]白玉宝,王学会.《哈尼族天道人生与文化溯源》[M].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2]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英]鲍尔德温等著,陶东风等译.《文化研究导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万永强(1992—),男,汉族,江西南昌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与表演。